

枯木逢春

王 炼 著



枯木逢春

王 炼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枯 木 逢 春

著 者 王

炼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耗 1/32 印张：3 11/16 插页：8 字数：73,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内精装500册）

统一书号：10078·1536

精装定价：（八）1.00元

人 物

罗舜德——血防站长，三十岁。

苦妹子——农妇，二十四岁。

方冬哥——新调来的拖拉机手，二十五岁。

方媽媽——冬哥的母亲，五十七岁。

方老爹——冬哥的父亲，比他的妻子大十岁左右。

刘 翔——血防站副站长，医师，二十八岁。

刘 辉——医学院毕业生，二十二岁。

秦文佩——护士，二十四岁。

李根香——合作社主任，二十七岁。

李大爷——李根香的父亲，社干部，六十岁。

赵黑牛——冬哥的助手，徒弟，十六岁。

江院长——上海医学院院长，五十岁。

余先生——中医，六十岁。

張書記——县委書記，四十岁。

农民們——（寡妇，赵二孀，夏有根，农民甲、乙、丙、丁）

医生、护士——若干人。

国民党官、兵——各一人。

保 长

壮 丁——四五人。

序 幕

幕在音乐声中缓缓开启。

舞台上是一片蒼茫的夜色，野冢累累，斷壁林立。虽已仲春天气，春天仍无消息。只有桥下一株将萎的老梅独自残留着一两枝蒼白的花蕊，在寒风中摇曳。

逃难的行列，在沉重悲愴的音乐声中，扶老携幼缓缓过場。他们衣衫襤褸，形容枯槁，大腹便便的晚期血吸虫病人，时有可见。

少頃，音乐渐低，一个蒼凉的声音，随着如泣如訴的二胡声唱起来：

唱起歌来哭哀哀，

双塔山下病成灾。

多少人家山以葬

多少人家絕后代。

一个蓬头素服、头缠白紗的青年寡妇，从村內出来，向桥上走去，她領着一个小女孩，女孩头戴白帽，帽上縫一块小小的紅布，手中提一大串紙錢和錫箔。

少頃，方老爹一家四口自桥上走下来，方老爹的腹部隆起，滿面病容，手中拄着木棍，不住地喘息。方媽媽小心地扶着他，十五岁的方冬哥肩^上斜背一只大包裹，緊緊跟

着，十四岁的童养媳苦妹子，腋下挟一卷黑色的破棉絮，手上提着一个破竹篮，远远地跟在后面。正当一家四口在寒风中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忽有撕裂人心的妇人的哭声传来。

方老爹气喘更急了，摇摇欲倒，方媽媽連忙扶他向土地庙前的石凳走去，但没来得及，方老爹跌倒在地。

方媽媽 冬哥爹，冬哥爹！

〔方冬哥放下包裹，前来帮助，苦妹子吃力地把包裹背起来。〕

〔桥上出现了一个挑担子的青年，见状急放下担子，帮忙把方老爹扶起，让他坐上石凳，靠在自己身上。〕

方老爹 （醒来）你是谁？

青年 跟您一样，也是逃荒出来的。

方老爹 听你口音也象江西人，你贵姓？

青年 我姓罗，是江西玉山的。

方媽媽 那我们还是同乡呢，我们姓方，也是玉山的。家乡生大肚子病的人太多了，实在活不下去了。（拭泪）

青年 唉。都一样啊。

〔方老爹呻吟。〕

青年 （向方媽媽）想法子弄点水来吧。

〔方媽媽看看苦妹子。〕

苦妹子 我去。（从竹篮里拿出一只碗。要走——）

方冬哥 哎！（脱下自己那件补钉迭补钉的破棉袄，给她披上）

方老爹 (睜开眼睛,衰弱地)孩子媽,我不行了,你們快去逃命吧!別为我一个,牽累你們娘儿仨呀。

方媽媽 (泪汪汪地)別說这个,要死也死在一块兒。

方老爹 (支起身子,伸出手)冬哥,苦妹子,你們过来。

方媽媽 你要干什么?

方老爹 你們都过来呀!

[方冬哥与苦妹子走过去。

方老爹 (看看妻子,看看孩子,凄凉地)冬哥,要好好孝順你媽。

方冬哥 (跪下)爹。

方老爹 苦妹子,你到我家来,沒过着一天好日子,可委屈你了。

方媽媽 (哽咽)好好的說这些干什么?

方老爹 冬哥媽,冬哥是咱們方家的命根子,你要好好照顧他。我看还是早一点把他們俩的亲事办了吧。过兩年,他們給你抱上个孙子,就有你享的福了。(气喘)

[苦妹子站起来,走。

方媽媽 苦妹子,小心点,別走远了。

苦妹子 哎。(下)

[寡婦領女孩过場。

方媽媽 老乡,这是什么地方?

寡婦 (注意到方老爹,惊)你們从哪儿来?

方媽媽 江西。

寡婦 (含泪的声音)你們走錯地方了。老大爷这病,我們这儿也有。这四边几十里,人都快死絕了。(說不下

去，一手掩面，一手拉女孩下)

〔大家目送，歌声又起：

唱起歌来哭哀哀，

双塔山下病成灾。

有男不娶双塔女，

有女不到双塔来。

方媽媽 (絕望地)老天爷呀，怎么走了一个月还没走出去呀？

方老爹 (痛苦地)吃了一輩子苦，死了还得做孤魂野鬼，回不了老家。(踉蹌向桥上走去)

方媽媽 冬哥爹，你上哪儿去？

〔枪声自远处傳來，远处出現火光。

〔大家慌乱。

方冬哥 (急上高坡，喊)苦妹子，苦妹子！

方老爹 (向方媽媽)你去，去看看她怎么还不来？

方媽媽 (也走到高坡上，喊)苦妹子，苦妹子！

〔方老爹趁他們都不注意，踉蹌地走上了桥，突然扑通一声，他跳下河去，接着响起一片水花四溅的声音。

〔大家一愣，那青年跳上桥头，向下一望。——音乐大作。

青年 (惊)哎呀，老大爷！（也跳下去）

〔方媽媽惨叫一声，向前走了两步，搖搖欲倒，被儿子扶住。

方冬哥 媽，媽！

〔少頃，方媽媽终于醒来，搖搖晃晃地向桥头走

去。

〔音乐戛然中止，桥上出现了那个青年，他全身水淋淋的，抱着方老爹的尸身，一声不响，方媽媽呆住。

〔长久的沉默。青年放下尸身。

方媽媽（突然放声慟哭）我的天哪！

〔歌声：

唱起歌来哭哀哀，

双塔山下病成灾。

爹爹死了没人埋，

孩儿死了没人抬。

〔犬吠，人声，自远而近，接着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两声清脆的枪声，几个难民匆匆跑过去。

一难民（向青年）还不快跑！小伙子，抓壮丁了。（下）

青年（惊）抓壮丁？快走，快走！（挑担子）

方冬哥（哭声）苦妹子——

〔又一声枪响，更近了，人声也更加嘈杂。

方媽媽（拉着儿子，躁脚）顧不得了，孩子，跑吧，抓了去可不得了啊。

〔三人过桥去。

〔保长带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和一名士兵追着一群难民过桥去。

〔人声渐低，苦妹子端水上，一看人没有了，惊慌，水碗落地。

〔桥那边有吆喝声，皮鞭声，苦妹子急忙藏在一

堵断墙后面。

[军官、士兵和保长押四五个壮丁从桥那边走回来过场。壮丁们被绳子捆在一起，其中也有那个挑担子的青年，现在他的担子没有了，脸上有血迹。

[台上渐暗，壮丁们过去了。

[苦妹子走出来，望望他们的背影，又望望四周。

[远处传来若隐若现的歌声：

唱起歌来哭哀哀，

双塔山下是苦海。

可怜壮丁抓了去，

一生一世回不来。

[夜风萧索，春寒料峭，苦妹子伏在方老爹尸身上慟哭。

——舞台全暗

第一場

十年后的一个秋天。黄昏。

秋高气爽，阳光明亮，稻穗流金，枫叶呈丹。

一間寬大而敞亮的房子，过去是地主祠堂的一座側殿，正面是一个四扇屏門，門兩旁是兩排高大的窗子，門窗上都雕滿了好看的、古老的圖案，全部打開來，可以容納充足的陽光，還可以一直望出去，望見外面的大路、河流、遠山、塔影、白帆和縣城的一角，包括在陽光中閃閃發光的、新建的縣委大樓。

左側是一排雕花的隔扇，有門通正堂，右側有扇形的窗子和一个偏門，窗外是老梅一株，綠叶成蔭。室內家具簡單，其中有两三件是白色的医院用具，尚未安排停当，有些空曠的感覺。

幕启时，窗門緊閉，但看得見外面是阳光普照的世界，透过窗櫺，射进了一道道白色的光輝。少頃，外面有人声，接着有人推开了正面的大門。

社主任李根香——一个中年妇女，身体健壮，性格豁达，一只手扛着一張木牌子，上面系着紅彩綢，另一只手拿着一杆稻叉，后面跟着几个农民，抬着桌、椅上。

李根香 放在这儿吧。(打开所有的窗子,室内立即明亮起来)

〔李大爷自窗外过,他年近六十,但看来比年青人还有劲。〕

李大爷 快去抢救啊,有劳动力的都去啊!(向窗内)根香,医生还没来?

李根香 没呢。

李大爷 你自己不来,还把我們的人也抽来。气象台有通知,下午天靠不住,你不知道哇?

李根香 就来了,爹。(向农民)把这几副門板扛进去。

农民們 李大爷,别急,我們馬上来。

〔李大爷下,农民們扛門板入内。〕

〔赵二罐拿热水壺和飯碗上。〕

赵二罐 放哪儿啊?

李根香 放这儿吧!

〔外面有人喊:“医生来了。”大家下。〕

〔一农民扛两件行李上。然后,李根香引秦文佩与刘翔上。秦文佩是个热心腸的护士;刘翔是个看来颇有修养的医生,有深邃的眼睛与宽阔的前額,还有一双經常洗得雪白雪白的手。〕

李根香 (向蹒来的两个群众)快去抢救吧,有什么好看的!(向秦文佩)你們就这一点行李?

秦文佩 在后边呢。

李根香 你們看,牌子都給你們写好了。(把豎在墙上的一块木板翻过来,上面写着:“血吸虫病防治站”)这儿是办公室,这儿是宿舍,那边是病房。

刘翔 这儿也是嗎？

李根香 都是，里边还有好几間呢。

〔刘翔走进去。

李根香 这就是你們站长嗎？

秦文佩 不是站长，是副站长，他医道可好了，是省城有名的医生呢。

〔天渐暗，阳光隐去。

〔外面有个女人的声音喊：“根香姐，根香姐。”大家回头，苦妹子上，我們几乎不認識她了，她不再是个小姑娘，从神态到装扮都已变成了一个农村少妇，看来身体很不好，有些病容，腹部也微有隆起，行动迟缓，两只大眼睛里流露着惊惶和忧虑。

苦妹子 根香姐，医生来了？（略略有些迟疑）怎么办呢？他，他今天更厉害了，两眼直往上翻，話都說不出来了。

李根香 真的？别着急，过几天等医生們安排好了，就去給他看。

秦文佩 誰病了？我去看看。

李根香 她男人程老四也是（指牌子）得的这个病，躺在床上都七八年了。

秦文佩 七八年了？（迟疑）

苦妹子 （企求地）医生！

秦文佩 你等一等。（向內）刘医生！

〔忽然鑼声、人声大作，有人喊：“要下雨了，快去搶收啊！有劳动力的都去啊！”

李根香 (看天)精糕，天要下雨了！田里正在收稻。(慌忙拿起稻叉)

苦妹子 唉！真急死人了，人病在床上，稻烂在田里。

(李大爷上。)

李大爷 (向李根香) 哎呀，我的社主任，你怎么还在这儿磨菇？这是什么时候了？(看见苦妹子) 苦妹子，去吧，快去抢收吧！快！

李根香 爹，为生产也不能叫病人下田啊。

李大爷 不叫病人下田，你给我人，给我好人，说话不怕闪着舌头。(越说越有气) 好，都别去了，苦妹子，你也别去了，我一个人去。

苦妹子 (一把拉住) 李大爷，你别着急，我去，我能去。(又把抢过根香手中的稻叉，徑下，差一点与外面进来的一个人撞在一起)



[罗舜德挑担子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就是序幕中那个挑担子的青年，十年不见，身材更魁梧了一些，但还是那么质朴，那么平易近人，他穿着一条已经褪成白色的单裤，一件蓝老布中式上衣，光着头，脚下穿一双草鞋，担子一头是两只大木箱子，一头是一些行李杂物，箱子上画着酒杯，写着“轻放”和“勿倒置”的字样。

[苦妹子给他让了一下路，然后下；罗舜德忽然觉得眼熟，回头注视。

李根香 苦妹子，苦妹子！(向李大爷) 爹，她不行啊，你没看出来，她的病也不轻了。(急追下)

李大爷 (跺脚)唉! (看見医生們)同志們,火燒眉毛了,你們也來給幫幫忙吧。

秦文佩 我們能幫什麼忙?

李大爷 搶收嘛,馬上要下雨,稻子不趕快割下來,就要爛在地里了。

秦文佩 這……

刘翔 对不起,我們沒有人。

李大爷 沒有人?你們不是人啊?

刘翔 (抱歉地)我們也不能去下田啊。

李大爷 不下田,糧食收不回來,大伙兒都得喝西北風。

秦文佩 哎呀,老大爺,您可不能這麼說,我們不是不去,是不會呀。

李大爷 不會,你們吃飯會不會?

罗舜德 哎,老大爺,別急,我跟你去,你們在哪里?

李大爷 就在那邊。

罗舜德 好,你先去,我馬上來。

[李大爺打量羅舜德一下,下。]

[雨開始落下來。]

罗舜德 你們的行李,下面是縣委張書記讓我送來的藥。

刘翔 請給放在這邊吧。

罗舜德 好。(把東西挑過來,放好,拿起扁擔要走)

刘翔 哎,慢着,多少錢?

罗舜德 什麼多少錢?

刘翔 你挑行李的腳錢啊。

罗舜德 (搖搖頭,笑笑)不要錢。(徑下)

刘翔 咦,他怎么不要錢? 奇怪!

秦文佩 我們不去不大好吧。

刘翔 (迟疑了一下)我們去了也插不上手,算了。(开始收拾东西)

[秦文佩拿东西入內。

[雨声浙瀝可聞。

[县委張書記与上海医学院的江院长一先一后上,張書記戴大草帽,江院长穿雨衣,另外还打一把黑布伞。

張書記 你們都到了,沒淋到雨嗎?

刘翔 (抬头)張書記!

張書記 你看誰来了?

刘翔 (惊奇)江院长,您怎么来了?

江院长 沒想到吧,我是来开会的。能够下来工作很好啊,(看看四周)这儿条件不錯嘛。听張書記說,你这里有一份調查材料。

刘翔 (从皮包里拿出两份)您是說这个嗎?我在路上翻了一下,只能說是一份社会情况調查,医学上恐怕没什么价值。

江院长 哦?

張書記 可是我們县委这次制訂計劃还都亏了它哩,(向江院长)它已經把附近几个县的血吸虫病流行情况,都基本上掌握了。

江院长 那不容易啊!(看封面)这是什么人写的?

張書記 罗舜德,一个复員軍人,在附近几个县里搞群众工作

的，路跑得很多，为了搞这份调查材料下了不少功夫呢。你看看就知道了。（向刘翔）这个副本给江院长带去吧。

刘翔 好。

〔李大爷手持稻叉，李根香扶苦妹子上，后面跟着几个农民，大家都水淋淋的。〕

李大爷 （气冲冲地向李根香）都是你和的稀泥，（忽见张书记）哦！张书记。

张书记 怎么啦？刘翔同志，快来给她看看。

〔李根香扶苦妹子坐下，秦文佩上。〕

张书记 （问李）怎么回事？

李大爷 你问她吧，问咱们的大主任吧，这么要紧的关头上，稻子紧着堆不上垛，偏把她给派来干这个活儿。

李根香 谁派她去去的？（向张书记）她有病，我好不容易把她拉回来，可谁知道她又跑出来跟大家一道抢收去了。

李大爷 （大声）你还说呢，我淋着大雨站在稻堆上等，可等来等去接不着，半天也叉不上一把来，我真是气极了，才骂了两句，可谁知道是她呢？下来一看，人都昏过去了，手里还抱着这杆叉呢。

李根香 还说呢，批评了多少回了，别骂人，别骂人，就改不了。

李大爷 我怎么知道是她呢？（气鼓鼓地坐在一旁）

张书记 （向刘翔）要紧吗？

〔刘翔将听诊器给江院长，江院长听。然后三人到一边去研究。苦妹子挣扎着要站起来。〕